



人间风景

潜口感怀

胡景明 张天天/文 吴青 王超/图

黄山“九口八十里”，“百山藏于后，众水出其口，故名潜口”。

记得大白先生曾经写过《潜口——人文村落，风雅家园》，确实是一部介绍潜口的优秀作品，他以极其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中国传统村落——潜口，让人有一探秘潜口与黄山缘由、寻找桃花源的神往。

穿过古老的街道，村外青山秀水，雾气氤氲。神秘的紫霞山轻纱拂面。如果真能穿越时空，也许你会惊喜地发现，八方隐士追求的“桃花源”就隐身其间。千年岁月，桃花已随流水而去，此地空余桃花源名。汪济悖曾在《紫霞山十里桃花记》有记：“从望山，朱霞际天；从山视壑，丹锦铺地。”汪济悖笔下的紫霞美景盛况，已是久远的记忆。

四面春山全见碧，持杯还倒一峰青。紫霞峰下，阮溪水滨的水香园，是潜口古人的神笔之作，汪道昆的《曲水园记》、梅清的《水香园记》，还有吴逸的《水香园图》都对其赞誉有加。好一处“梅花虽落，流水犹香”的水香园，“生香不断树交花”历史胜景，“花香水淑”的模样足见格调清奇、宜诗宜人。

紫霞山南面，明代的巽峰塔巍然耸立，远眺山川，俯瞰紫霞街，默默守护着这片世外桃源。它弥补了山川形胜之缺，祈求着一方水土文运昌盛、人杰地灵，它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千年古村的沧桑巨变。

岁月悠悠，灵山秀水吸引了无数世家大族、文人墨客，孕育了潜口的文化风水，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形成了“潜口风格”，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歌颂黄山的名诗佳句。后人在评论潜口诗人汪树琪的《冶城游前》时，曾谈及潜口的诗歌艺术风采，发现汪沅“年末三十二诗名鹊起，一时酬唱往来几尽东南之美”。其“半韵堂”更是满门诗才、世代风雅。汪知默的《黄山经》、汪士绅的《四顾山房集》、《谷玉堂诗》、汪珂珩的《登始信峰》……“百里仙源不断流，夹溪红叶染深秋。十年梦想黄山路，今日绕登响雪楼”。在潜口诗人的心目中，徽州是“故园”，黄山是“家山”，黄山是他们的自豪，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天都峰》《莲花峰》《飞来峰》无不展现出潜口诗人的那种思乡怀旧的游子情怀，黄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歌咏之中最为动人的音符！

古往今来，赞美潜口的诗篇和游记数不胜数，却写不尽潜口苍茫的变幻、蜿蜒的踪迹、葱郁的松林……云雾缭绕的紫霞山，如同一幅缥缈的山水画卷，掩映在五里黄山中，伴着桃花流水，缓缓流淌，走进游人的心底。清初诗人屈大均诗云：“不爱黄山爱紫霞，紫霞中有故人家。多情每遣潜溪水，流出相思与落花。”

自古圣贤皆寂寞，久负盛名的潜

明末清初诗人袁旭《紫霞山试茶诗为栗亭赋》曰：“阮公溪畔是仙家，山上旗枪带石霞。谷雨过时堪小摘，洞云深处有灵芽。烹来活火三春候，坐傍浓荫一树花。莫道卢仝好事者，天香未许世人夸。”曾经多少文人骚客慕名而来，多少大儒巨贾烹茶吟诗。“冷然一吸烦襟涤，不欲觉天风弄紫霞。”黄山开山祖师普门和尚自五台山来歙县，汪知默携茶与普门和尚，沏茶相谈于西干山下五明寺，作《冬夜溯五明寺读普门大师行迹感述》。

紫霞山南面，明代的巽峰塔巍然耸立，远眺山川，俯瞰紫霞街，默默守护着这片世外桃源。它弥补了山川形胜之缺，祈求着一方水土文运昌盛、人杰地灵，它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千年古村的沧桑巨变。

岁月悠悠，灵山秀水吸引了无数世家大族、文人墨客，孕育了潜口的文化风水，诞生了一大批诗人，形成了“潜口风格”，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歌颂黄山的名诗佳句。后人在评论潜口诗人汪树琪的《冶城游前》时，曾谈及潜口的诗歌艺术风采，发现汪沅“年末三十二诗名鹊起，一时酬唱往来几尽东南之美”。其“半韵堂”更是满门诗才、世代风雅。汪知默的《黄山经》、汪士绅的《四顾山房集》、《谷玉堂诗》、汪珂珩的《登始信峰》……“百里仙源不断流，夹溪红叶染深秋。十年梦想黄山路，今日绕登响雪楼”。在潜口诗人的心目中，徽州是“故园”，黄山是“家山”，黄山是他们的自豪，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天都峰》《莲花峰》《飞来峰》无不展现出潜口诗人的那种思乡怀旧的游子情怀，黄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歌咏之中最为动人的音符！

艺术风采，发现汪沅“年末三十二诗名鹊起，一时酬唱往来几尽东南之美”。其“半韵堂”更是满门诗才、世代风雅。汪知默的《黄山经》、汪士绅的《四顾山房集》、《谷玉堂诗》、汪珂珩的《登始信峰》……“百里仙源不断流，夹溪红叶染深秋。十年梦想黄山路，今日绕登响雪楼”。在潜口诗人的心目中，徽州是“故园”，黄山是“家山”，黄山是他们的自豪，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天都峰》《莲花峰》《飞来峰》无不展现出潜口诗人的那种思乡怀旧的游子情怀，黄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歌咏之中最为动人的音符！

自古圣贤皆寂寞，久负盛名的潜

口，也曾繁华落尽，寂寞地等待。走在有官道要冲货商云集的老街，那一条条历经沧桑岁月洗礼的青条石，那雕梁画栋的门楣，还有屹立在方氏宗祠上的进士匾，老街上唯一的一座中西结合的老宅……他们无声地诉说着潜口老家的故事，也静思着潜口的未来。不甘寂寞的潜口人，求新思变，将旧时“桃花源”，变成今日“养生潜口”，古老的紫霞又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走进“养生潜口”，或骑行山水间，或漫步田园里，可栖居于“梦港口”民宿，探寻渊明故里的传奇故事，享受乡村浪漫；可在“徽州绿道”放飞心情，可徜徉“紫霞美一条街”品尝徽州正宗美食，安享新安独特药膳。

“烟雨徽州”“田园徽州”“村落徽州”，这些绿色生态发展品牌，将引领徽州粉墙黛瓦、山村袅袅炊烟，共奏诗意悠扬的田园牧歌。赏不完的美景，品不尽的潜口，黄山毛峰茶博园、金紫祠、太极书院、坤沙大戏台、蜀源优昙谷、或古或今、或雅或俗，共同演绎着全新徽州的七彩人生。美丽的古徽大地上，勤劳聪慧的徽州人正在倾情打造山水人文之城、创意创新之城、开放枢纽之城、青春活力之城、幸福之城，朝着“目标集聚、产业多元的高能级新区”目标迈进，千年古镇、养生潜口的未来令人遐想。

振兴在途，倾力前行，定不负大好河山！

月冰

小巷花开时

悠悠心曲

母亲的屋后有一条小径，这几年少有人行，绿草野萋便恣意地旺盛起来。每当我吃饭时间，我总会惊奇地发现，从窗户的一角朝巷里深处观望，那邻家闲庭日久，不见屋里灯光，料想没有人烟的庭院，无论从前如何的繁荣热闹，倘若没落得久，大抵只有蜂蝶纷飞，草长莺飞；顶多，还有蜘蛛望月吧。

倒是经不起的一棚蜘蛛的网，自生自灭地蓬勃生长着；蔓蔓的，把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团团围住，仿佛知道主人不在家，她也不愿想进去！

大概，在外地最绿的时候，我不曾留意，只是最近再习惯性地观望，才发现连连暮日的摧残，叶子居然萎了好多！

不过，她还是依旧努力的样子。或残垣断壁，或枯枝零落，甚至不惜攀附瓦砾石缝中冒出不知名的野草；凡是能够依附着的，她都见缝插针，紧紧抓住机会，向上、向外、向着远处，拼命生长！

忽然，就想起了父亲。我常常仰坐在那把老藤椅上，面对的正是窗外那株南瓜藤吧？

那时，你尚可骑在他的头上。我们家，父亲个子最高，所以，脖子上的你就变得格外高大！

但是，你也有你的倔强，另一只手趁机扭扭你的屁股。你当然使劲地挣扎，大笑中夹杂着混乱的求叫，不知你到底是痒还是疼；总之，搞得他不得不撒手；好了，好了，好了……显然，弹钢琴的手指不会弄疼你，他只是像捏你肉嘟嘟的小脸一样欢喜。

有时，在椅子上看报，有时看电视，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你围着那张宽大的沉重的大理石茶几打着圈儿。一个脚踢，把头重重地磕在那该死的茶几的一角，你的额角顿时像吹气泡泡似地冒出了一个青紫的大包来；屁股底下像安了弹簧似地蹦跳起来；屁股底完了一完！一把抓住，把你拎空，大叫来人！他仿佛瞬间回到当年的办公室，在台上指挥着两千多人。他会退休吗十几年了，除了身材矮小的不离不弃的母亲，哪里有什么人可以来的？

父亲一生历经风雨，此刻却手足无

的老藤椅，是源于力学工程师对曲仰角、受力点的精确测算的自信。他一生之所以比别人多出那么多挫折、打击和折磨，也正因为他把那些多挫折、多打击和折磨，有时，你以为是睡着了，蹑手蹑脚经过他身边时，他会轻转侧微挪一下；有时你放心大胆路过时，他却半张着嘴，有些轻觑。

窗外有风，风抚蔓枝，枝头滴绿，绿摇曳摇曳，寂寞吞吞吐吐吐人猜！

当他什么也不做时，他一定仰头向着那扇窗。也许，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时间，对他而言，只剩下移动的方向：朝着木窗的影子，或日落的墙角，缓缓慢慢慢慢地，安详流淌。与我们相对，只是无言，犹如影片结尾的淡出；

可是，父亲越来越老，大多数时间都沉默着。你再不骑到他脖子上，也不再围着他家的木头茶几跑圈了。甚至你去他家的时候都越来越少。也许忙于学习，也许忙于结识新朋友，也许心里想着而结果并没有去。

他就挂在椅子上去了，甚至电视也不看，他只是安静地躺在老藤椅上，藤椅的两条前腿用两块木板垫得比后腿稍高，这样可以使藤椅自然地往后倾斜，顺便靠在后背的墙上，藤椅的靠背处再垫一块曲枕，然后把脚往前伸搭在那新换的茶几的边沿。

当一个人把时间交给沉默，我们就无法理解语言的含义。比如，我们在家时，嫌别人太吵、太烦，我们不在家时，又经常埋怨没人去看他；比如，开窗时，总要把电风扇打开，即使关着门，还要同时打开电风扇；又比如，这样扭着身子、倾斜地躺着，哪有平坦地躺在床上舒服自在呢？

他那么放心地把自已交给那把破旧

无论你居于何地，历何何处，从于何事，归于何事，演绎过怎样不同的人生，我们最终都要面对这样平等的结局。

还记得吗？他常对你说：后来你写的《与老藤椅一起走过的日子》得奖后，还问过我，你说了，你还不信。人怎么会像云？云的来于，性于去于；凡物会怎样的白活，无情心要的孤傲，心胸要怎样的空阔，才配得上来来去去，了无牵挂？

然而，我正是懂了他即将远去的云；最终，你也是一样，会成为追逐我的一朵云！我们的生命，原本就是一次又一次归来与远去的轮回。所以，请不要悲伤，也不必说相距多远；只要你愿意，一抬头，满天都是我们无限的爱恋。

其实，懂与不懂，都无所谓！一如那落荒的静谧的小巷里的南瓜藤，她的决绝的所有纠缠，并非要让自己爬得最高；她只是为了找一处最合适的角落，开一次花，然后，安静地结下酝酿了一生的果子——一如我和我的孩子。



万家灯火 大地如歌 李海波摄

江红波 文/图

亲爱的摘茶凳

履印点点

那摘茶凳，已经灰黑，纹理清晰而光滑，有些年份。杉树的凳面，一寸多厚六七寸见方，独树帜的粗大凳脚，尖端已经粗糙不堪，腰就感到酸痛。索性蹲在茶棵后面，扒过茶枝，茶灰扑面而来，跟着的还有小小的飞虫。忍不住仰起头，打了喷嚏。母亲说，摘茶凳给你吧，坐着摘，人舒服些。

老家的山陡峭，虽然后来修建了梯田茶园，但每一行泥土，明显还是倾斜的。四脚的板凳放不稳，茶桌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空地。小小巧巧的摘茶凳，随便插放哪儿，都可以坐下。这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祖先的伟大创意，在繁忙时节，给茶农们一份小小的惬意。

山顶的那块茶园，应该说是山脊。路外是人家茶园最高处，站在路上远眺群山，俯瞰小村庄。我家的那一缕绿，是高大的杉树、低矮的灌木，它们挡住了茶棵的继续繁衍。

茶棵年年修剪，也就两尺来高，柔嫩的枝条，在年复一年的风中，自由地生长着。背着茶篮，弯腰只能够着顶端的

的姿势，一手扶着茶枝一手伸向新茶。摘茶没有半点的诗意，几分钟下来，半棵没摘完，腰就感到酸痛。索性蹲在茶棵后面，扒过茶枝，茶灰扑面而来，跟着的还有小小的飞虫。忍不住仰起头，打了喷嚏。母亲说，摘茶凳给你吧，坐着摘，人舒服些。

摘茶凳，是老茶农的好伙伴，在这个忙碌的季节里，从这座山背到那道岭，从三月底一直到了初夏，朝夕不离，难得在茶季回家。在忙碌的日子到来，陪伴老母亲的，就是这与她形影不离的摘茶凳，看着母亲稳稳端坐的身影，白发里的母亲，成了最和谐的风光。

我想，年过古稀的母亲，有着摘茶凳相伴，摘茶的劳累也减轻不少。亲爱的摘茶凳，多替我陪陪老母亲。有你在，我放心。

摔跌，赶紧吓得站起来。

坐不了摘茶凳，也就放长了背带，直接坐在茶篮框上，就那样一年又一年，直到如今还是那个习惯，我背过的茶篮都被坐扁了不少。

母亲见我坐不稳，也不硬塞过来。她倒拎着凳脚，朝着一棵新茶亲切地挥舞着凳面，拍落枯黄的老茶叶，驱赶那些飞虫，顺势打草惊蛇。然后，随手插入身后的泥土，妥妥地坐在上面，人朝前倾斜着，全身入草全身出，似乎是在拥抱茶棵。人坐在茶篮上，看着远处时，感觉她身体边的茶棵，向着她雪白的头发，听着那“哒哒哒”的摘茶声，亲切悦耳。那一份亲密的接触，只有在乡间摘茶多年的人，才能体会着那份心情、那份坦然。

摘茶凳，是老茶农的好伙伴，在这个忙碌的季节里，从这座山背到那道岭，从三月底一直到了初夏，朝夕不离，难得在茶季回家。在忙碌的日子到来，陪伴老母亲的，就是这与她形影不离的摘茶凳，看着母亲稳稳端坐的身影，白发里的母亲，成了最和谐的风光。

我想，年过古稀的母亲，有着摘茶凳相伴，摘茶的劳累也减轻不少。亲爱的摘茶凳，多替我陪陪老母亲。有你在，我放心。

吴华清

长坦往事(下)

家庭手记

父亲勤学，更重教育。无论经济多么拮据，他总是想方设法把学费筹齐，绝不让孩子们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979年，家中经济依然很吃紧。二哥哥上大学虽巨款，可一学期也需200元，虽不巨款，但对我家来说却不堪重负，只有另辟增收路。为此，父亲带着一批人到国营仙寓山农场承包幼林抚育，做了两个月，末了把账一算，一个大劳力起早摸黑一天只挣两元钱，还要受林场管理人员的气，不合算，遂摸起爹爹当年的老本行——烧木炭卖。

其时，闪里供销社的糕饼生意非常火爆，对木炭的需求量较大，四元五角一担，一座大的木炭窑如果火候掌握得好，一窑能出千把斤炭，能卖四五十元，四五窑炭就有两百元进项，比较稳，且家中大哥孩子都可帮忙驮柴，省去不少开支。木炭出窑后，先用麻袋装好挑到山脚下，再用板车拉到闪里出售。这木炭一卖就是好多年，可以说，父亲四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几年中，迫于经济压力，在闪里街或在世人面前，是以“卖炭翁”面目出现的。

考取了中专，九年后，读了工作岗。十弟没负家人心，高考成绩是全县文科第一名。

桐城迁居，如至父亲已有七代，素无斯文，祁至吴家第一代出了两个大学生，无疑为父亲在今后的岁月里增加了与人吹嘘的资本。放在几十年前的偏僻山区一家能出两个大学生是很让人羡慕的。有时见父亲与人聊天的嘚瑟劲，私下里难免要劝几句，可心里还是挺理解的。

在同时代同环境的人中，父亲可谓多才多艺。除了熟练各种农事外，还会剃头杀猪，最了不起的是还懂中医，对跌打损伤、蛇伤、儿科有一定学习，能开各种中药方。尽管我与父亲的兴趣大相径庭，但父亲的爱好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比如到市场买猪肉，即便逢家中杀猪，也难得免肉肉，因每逢逢家杀猪，父亲总是叫我打下手，我也非常喜欢体验到猪毛的乐趣，久而久之，对猪的饲养便了然如指掌，肉肉在哪里，一眼便能辨知为猪肉上哪个部位的，所以我基本只买里脊肉或前腩，这两处肉是猪身上的活肉，属猪肉中的上品。

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带有原生家庭的烙印，父母是子女人生最重要的老师，其影响是终生性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对中医有兴趣的父亲，青少年时我便看了一些中医书籍，“雨过地皮湿”，其中的医学常识让我终生受益。如《黄帝内经》，我也喜欢经常翻翻，虽不能完全看懂，但深为其中理论折服和影响，如该书主张的“不治已病，不治末病”，同时强调“养生”与“治未病”的观点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提醒我在人生旅途中必须努力克制欲念，不断加强自身修

养，保养身体，用精神食粮滋养身心而不断精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抓好家庭教育，创造或营造让孩子多看书和永恒的主题应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和永恒的主题吧！

此外，若以长相而论，兄弟七人没一个可和父亲相提并论。年轻时，父亲中，清秀俊朗，周正，与之见面，能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冬之暖阳照身之感。父亲一生明媒正娶了三任妻子：第一任是童养媳，十八岁离异；第二任是一见钟情，奈何缘薄，生一子后病故；第三任就是我的母亲。母亲身高足有一米六五，肤色白哲，姿容秀美，俊人一枚，追者众多，奇怪的是没人能入其法眼。按传统观念，母亲是填房，一般不会嫁与我父，多人大惑不解。我曾问母亲：那么多人追求，为什么不嫁？复又问：是父亲长得帅吗？大哥去世后，在跟两任妻子聊到母亲和大哥关系时，曾说过“前娘后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之语。我想母亲如先有预知，是断然不可能嫁给父亲的，贤者未得贤名非贤者不贤，是环境使然。所以，母亲晚年不止一次跟我说：百年后，不要把我跟你父亲葬在一起。母子连心，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心情无比沉重；母亲在此家婚姻是有不少难言之隐，强烈的母爱之情感使她只有忍耐与付出。正因母亲无私奉献，才造就了大家庭的繁荣兴旺，才成就了父亲一生爱我、学习和重视教育的英名。

我直答：七代以来都是做长工或租山种地的，能出什么人？你奶奶嫁到老吴家后，才出了两个大学生。

那时候，父亲原指望我读书成才，为家族争得荣光，因我是以全乡第四名的成绩考进初中的。不料，进入初中后却发生了逆转，我竟读不全英语26个字母，读了初二数学也考不及格了，自然与高中无缘，又不肯复读，只得上回到长坦。在职校混到毕业证后回到长坦，同父亲一道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故事，由此也成了父亲眼中读书失败者的典型，多少年后还在说：是智商你念书的，准备你念书的。我想不高情商尚可，反过来劝父亲：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谁能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呢？家里能出个大学生，您应该感到知足。我又说：没念到书，虽然筋骨之劳多点、收入低点，但能够经常陪您聊聊天，让您体验更多的天伦之乐，也挺好吗？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尊敬和感谢父亲的。在与领导和同事聊天时总是说：之所以能在村支书位子上连干二十多年，是因为读了职高之故，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如果只上初中的话，那会非常吃力，或许早被淘汰了，其次才是父爱学习及持身守正的结果。当年父亲说：考不上普高，职高也得读，反正是念书，多少有些用。多少年过去了，证明此言不虛。

从父亲肯送我上职高生来，父亲有远见卓识，是我终生学习和永远的榜样，有父如此，可谓人生之大幸矣！